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巴西狂歡節
廿六。

東尼還在與凱洛琳爭辯，我已無處可避，想想何不幫他打開這個僵局？我走進室內，坐到窗口。月亮躲在屋脊後面，天上只有一片星海。遠處海面上一片漆黑，街頭的路燈卻仍吐著微弱的光明。東尼躺在地鋪上，正跟凱洛琳說：「妳不肯跟我上床，也不肯跟別人上床，妳真那麼神聖不可侵犯？」

「我要感到需要和愛才上床！」凱洛琳說。

「難道我不是男人？我沒有吸引力？」

「我沒有這樣說！」

「妳是這樣想！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妳以為我傻？妳得知道，要我東尼喜歡，還不是容易的事呢！」

「你一喜歡就要上床？」

「當然！為什麼有了男人又有女人？告訴妳，小姑娘！就是這麼簡單！」

她半天不吭聲，過了一會，才說：「這些與我不懂事有什麼關係？」

東尼如同負了傷的野獸，憤怒地舉起那隻打了石膏的右臂，在空中揮舞著，幾乎不能自制地大叫：「妳不懂事！妳傷了別人的心！」

「我不信你輕易會傷心！」

「我一點也不傷心！」東尼說著，翻個身面向牆壁。

凱洛琳聳聳肩，她坐在地板上，不耐煩地東看西看。我還沒搞清他們的話題，一直插不進口。僵了一會，東尼又翻過身來，說：「有人說妳是同性戀！」

「同性戀？」

「妳該設法證明沒有這種事！」

凱洛琳又好氣又好笑地啊了聲。挪動了一下身體，彷彿要離去，想想又說：「談了半天，我越來越糊塗，完全不懂你的用意！」

「我說妳年輕不懂事嘛！」東尼得意地說。

「你是說為了沒和你上床的緣故？」

「不相干！不過，那也證明了妳不懂事！」

「因為我不懂事，所以我又變成了同性戀？」

「也不相干，同性戀也有懂事的。」

「那還有什麼地方證明我不懂事呢？」她也有點急了。

「妳看，連這點道理都不懂，不正好證明妳不懂事嗎？」

我看凱洛琳準備要起身離開，忙說：「我能不能表示一點意見？」

「說吧！」凱洛琳又坐了下去。

「我不會拐彎抹角，東尼的意思是希望妳留下來，我和甘格、尼奧也都這樣想。」

她恍然大悟：「原來是為了這個！」

東尼餘氣未消：「不為這個還為什麼？」

「你為什麼不早說？」

東尼又火了，左手拍著地板，說：「我已經說了那麼多，你自己不懂，還怪我不說？」

我怕他一氣之下連左手也打壞了，忙對凱洛琳說：「大家聽說妳最近要走，心情都不好。」

「我有我的原因。」

「妳有什麼原因？」東尼真火了：「天下哪有比我們這個團體更好的？」

「你們好與我何干？」凱洛琳冷冷地說。

「妳不識抬舉！」東尼氣得坐了起來。

我忙走過去，坐在凱洛琳身邊，深怕東尼控制不住自己，我說：「或許凱洛琳有她不得已的苦衷。」

「有什麼苦衷？她什麼話都不肯說。」

「她性格很堅強。」

「由她去吧！我不管。」東尼又睡下去，側身對著牆，又補充了一句：「鬼知道她打什麼主意！」

「每個人都有他個人的經驗背景，如果能相互信賴，交換彼此的經驗，不僅可以幫助自己，也能幫助別人。」

他們都默不作聲，我接著問凱洛琳：「妳願不願意接受我們的友誼？談談妳的困難？」

「真的，我沒有什麼好談。」她說。

「那麼，讓我談談我個人的經驗，我以往對事業雄心勃勃，雖然一再栽跟頭，但卻沒有倒下去過。直到有一天，一個重大的打擊，使我自信盡失，幸而我認清了宇宙間的或然率定理，成敗全是機運。雖然事業失敗了，但生活還是繼續著。我想要知道人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有沒有一個可以追尋的方向？所以我決定到這裡來，探索人生的方向。」

東尼轉過來，插口道：「事業成功了又有什麼了不起？我本來一個月賺幾千美金，要怎樣就怎樣，妳能辦得到嗎？這種生活我都能丟掉，妳呢？有什麼不能丟？」

這些都是氣話，我還沒開口，凱洛琳便道：「你為什麼要丟掉呢？誰叫你丟掉？」

東尼又翻過身坐起來，臉上青筋暴起，恨恨地說：「我丟掉是因為不願意生活在地獄裡！」

我忙打岔說：「凱洛琳絕不是貪圖物質享受的人，她也是在追求理想。」

「她追求什麼理想？連好歹都不知道！」東尼又倒下去了。

凱洛琳站起來，走到窗口，俯身向著窗外。

街頭經常有個又癱又癩的殘廢者，每到夜深人靜，便爬出來到路燈下孤獨地呼號著。他口齒不清，不知是憤激地自言自語，還是在向他人投訴求援。

在寂靜中，他淒慘的叫聲，不斷地鞭打在我們心上。

東尼突然說：「你聽他哭得多傷心！」

凱洛琳聆聽了一會兒，說：「他沒有哭。」

「他這樣慘，還不哭？」東尼不服，聲音又提高了。

「他可能習慣了，也可能喝醉了，或者有其他的原因。但是，他現在沒有哭！」

「他連生存都成問題，還有錢喝酒？妳真不知人世的艱難！」

東尼一向感情用事，他熱愛生命，有藝術及語言的天分。但是顯然缺乏了一點理性的思考能力，老把簡單的問題弄得複雜無比。凱洛琳沒有再開口，我也找不到話題。深夜的岑寂，現實的無奈，在那殘廢者無助的哀鳴下，更披上了一襲淒涼的薄紗。